

聯名須謹慎

近幾年，跨界聯名、IP嫁接，幾乎成了商家營銷的不二法門。去年瑞幸咖啡與茅台酒聯名推出的「醬香拿鐵」，就著實讓市場過了一把「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的癮。

老字号、景區名勝、奢侈品牌、卡通動漫、文體明星……真是萬物互「聯」；懷舊、輕奢、古典、異域、酷炫、卡哇伊、二次元……總有一款適合你。聯名，自帶傳播流量和現金流量，1+1>2，名利雙收，盤滿鉢滿。但消費者的新鮮感、好奇心、興奮點越來越高，倒逼著聯名創意必須不斷推陳出新。

上周世界讀書日，就有奶茶品牌和出版社推出「致敬魯迅」主題聯名款茶飲，廣告語卻是「老煙腔，新青年」，結果惡評如潮，相關周邊匆匆下架，商家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魯迅先生手指夾著香煙的形象，確實是傳世經典，但香煙絕不是主角。魯迅深沉的目光、緊鎖的眉頭，蘊含其中的那種「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堅毅、「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赤誠，才是打動人之處。

打着「致敬魯迅」的旗號，卻單單在「煙」字上玩花活、抖機靈，肆意碰瓷、消費一代文學巨匠和思想先驅，而且公然打公共場所禁煙控煙的「擦邊球」，這種歪念頭、髒心思，遭到唾棄是必然的。

致敬大師是好事，大師也不是不可以聯名。比如與梅蘭芳紀念館聯名的彩妝，老舍茶館聯名的茶飲，帶給消費者審美的愉悅、文化的洗禮，為「國潮」消費注入了新活力。聯名也可以古靈精怪，可以無厘頭，把康熙雍正的聖旨朱批「知道了」做成膠帶、手賬，無傷大雅，博眾人一笑，乖乖掏腰包。

聯名是好事，但須有邊界、有底線，對歷史、文化心存一份敬畏。若為了迎合某種畸形另類心態，而刻意劍走偏鋒，炒作噱頭，敗好感、被反噬，就是遲早的事。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手作泡菜

追根溯源地講，跟「吃」最匹配的日子，當之無愧就是勞動節了。從食材的發現、栽培、狩獵，到用各種方式征服它們改造它們，在一次次驚心動魄的開天闢地裏將「飲食」二字顛覆重建，真的從頭到尾，都是靠勞動去實現的。

一直都覺得，吃嘛，有很神奇的兩副面孔。一個屬於吃的人，一個屬於做的人，兩者之間隨着社會發展和技術更新，越來越涇渭分明，但無論如何、走到多遠，最後卻還要交匯到一處，結為至交。所以，做的人如果不懂吃的人，就會虎頭蛇尾；而吃的人，如果不能從心裏認同做的人，再豐盛的珍饈佳餚，也會不知所云、味同嚼蠟。

想到這，反而越來越懷念起自己動手的日子，沒有講究、不管豐儉，簡單質樸都是表裏如一。跟「好吃的」比相去甚遠，但用自己的嘴和胃去接納吸收，倒是極度舒適。直到現在，我還保留着偶爾做泡菜的習慣，大顆包菜隨意撕開，加少許胡蘿蔔條，一層層地撒鹽擠水，再跟蒜片、花椒、泡椒和辣椒混合，放到用水融好的糖醋汁中，就可以成為冰箱一角的萬能綠葉，隨吃隨取，跟什麼都「一見如故」，永遠不會各自為政。但這罐泡菜，其實是我長大之後懶惰和散漫的藉口，還記得青春時期，陪母親做韓式泡菜才叫全力以赴、廢寢忘食。幾乎是從買菜的那一刻起就躍躍欲試，一車車大白菜拉回家，在秋風瑟瑟中選幾顆水靈俏嫩的，剝蒜、切薑、把白蘿蔔擦成絲、蘋果和梨子打成泥，再把粗的細的兩種辣椒粉混合，每一步都親力親為，還總會在中途某個環節「夾帶私貨」，比如偷偷多加兩隻梨，額外再加一勺糖。所以如今，在餐廳吃到泡菜都會帶些遺憾，畢竟少時那一口，是有任性和寵愛當作底氣的啊！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前幾天在京西八達嶺參加植樹活動。種下一棵小白皮松後已到飯點，便去吃農家飯。城市化進程越向前，人們對鄉村的眷戀越濃，休假日來吃農家飯的人多了，農家飯做得越發豐盛精緻。雞鴨魚肉，全都上了桌，最讓人惦念的倒是應季的野菜。這次飯桌上有一盤涼拌的綠色菜，配着木耳和核桃，清脆爽口。

入口像香椿，卻無香椿特有的氣味，吃了兩筷子，不知是啥，詢之服務員，她說是涼拌「樹頭菜」。第一次聽這個名字，顧名思義，想來是長

上周世界讀書日之際，內地一家茶飲店與出版社搞聯名活動，推出一款印有魯迅手捧奶茶肖像的名叫「煙腔烏龍」的奶茶。由於產品宣傳標語是「老煙腔，新青年」，容易讓人聯想到上海話中的「老煙槍」（煙癮大的人），活動被指對魯迅不尊重，相關周邊目前也已下架。

根據學界梳理和研究，因為魯迅這個「超級IP」的巨大流量，他被拉來做廣告「帶貨」早已有之。

一九二六年，魯迅離開北京南下到廈門大學去教書，當得知魯迅確定前來任教後，「周樹人」的名字就常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假期，香港大部分上班族都能放假一天，平常每天都要勞動，這天怎也應該悠閒地享受假期。另一方面，這已臨近學生的終期考試，有些家長可能會趁着子女今天不用上學，額外安排子女多做一些補充練習，從而爭取時間應付稍後的考試。這些香港家長一向被戲謔是「怪獸家長」，未必無因。然而，我自己既是家長，到底應該如何安排子女學習及做功課？我也經常作出思考……

前陣子閱報得悉，波蘭教育推

在樹梢上的某種「菜」吧。那不就是樹芽嗎？香椿、榆錢也是長在樹枝上的，稱為「樹頭菜」似也無不可。好奇心於是大作，刨根究底問下去：那麼，是什麼樹的樹頭菜呢？服務員支支吾吾起來，估計她只是背了菜譜，對原料不甚了了。

一盤「樹頭菜」吃成無頭菜，總覺不甘，又找了一位看起來老成利落的服務員再次請教。她很乾脆地告訴我：這是藥樹芽。真相大白。藥樹是北方很常見的綠化樹，開細小而密集鵝黃色花朵，果實為三棱弧形，

常出現在與學校有關的報道中作為宣傳亮點。不過，魯迅只在廈大待了四個月就辭了職，在他「百無可為，溜之大吉」的時候，學生向他訴苦是看了魯迅任教的才來的，這讓魯迅非常愧疚，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幾回廣告（卻並不是我登的）將他們從別的學校裏騙來，而結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真是萬分抱歉。」

次年初，嶺南大學一位職員收集了有關魯迅的報道和他的幾篇文章編成《魯迅在廣東》一書出版，廣告上將署名直接寫成「魯迅著」，好些人向魯迅來要書，魯迅對該書卻「一向

出新政策，規定該國小學一至三年級學生，不用做任何功課，也不設各類測驗或考試，學生平日上課只着重學習音樂、繪畫等美術課程。其實多年前，我亦曾聽說德國教育機構有類似的安排。好些西方國家認為功課就像撒旦魔鬼，能摧毀小孩子的日常生活，最好敬而遠之，甚至避之則吉。也許這就是文化差異，一些崇尚西方教育模式的人士，覺得香港或內地的家長，總喜歡為子女安排不同的課外學習，平日更要有功課。就因如此，香港某些國際學校受到部分家長

擇的是巴洛克時期的佛蘭德斯巨匠魯本斯名作《有彩虹的風景》。

功成名就的魯本斯在晚年榮歸故里，買下一塊地享受靜謐安寧的「歸田園居」時光。由此，魯本斯的創作主題從宗教和神話題材轉向了風景畫。《有彩虹的風景》便完成於這一時期。畫作展現出魯本斯遠被低估的風景畫水準。在開闊的佛蘭德斯丘陵地區，幾對牧羊人正坐在前景的樹下休憩。遠景右側烏雲密布露出美麗的雙彩虹，與正中淡藍色雲捲雲舒的天空形成鮮明對比，顯然剛剛經歷過一場暴雨。左側頂天立地的樹林與右側

苕薑炒子鴨

四月二十三日為世界閱讀日，早計劃與「一本讀書會」合辦多場活動，講座與閱讀，題材都不離飲食。澳門同樣大力推廣閱讀，自己有幸得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邀請，出席大灣區飲食作家對談，談粵港澳飲食與生活。學生特意赴澳門支持，學習認真，飲食不能馬虎。經仙德麗街轉入酒店，穿過小巷大廳，走進中菜食府。

食府華麗具氣派，入座點菜，菜式輪上。海蜆頭、凍鵝肝、炸豆腐，中規中矩。皮片鴨可能因為未有預訂，臨時出餐，皮肉不熟，算是遺憾。鴨肉雖涼，咬咬仍透香，製法頗具功夫。鴨件二食，熱鍋醬爆，盡見炒功，更勝皮包。

粵人治鴨，方法繁多，清代《廣東新語》言「廣人多以苕薑炒子鴨」，「苕薑」即「子薑」，「子鴨」就是「幼鴨」，文中另有詳述：「老薑蒸牛，子薑炒鴨。鴨至秋深，乃以船載至沙田食稻。稻熟農必齊穫。穫稍遲，往往為鴨所食，農頗苦

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三見報



南北「樹頭菜」

像燈籠，色呈紅黃且漸變，到秋天掛滿枝頭時，十分漂亮，又被稱為「燈籠樹」。以前只知道花椒、柳樹的嫩芽可以吃，今天第一次吃到了藥樹芽，舌頭得了新味，腦袋長了新知，人生快事，舍此烏有。

回家後在網上查考，藥樹芽也叫「木蘭芽」，取意於藥樹又稱木藥，最佳食用期在穀雨前後，不可超過「五一」，做法與其他野菜類似，浸泡以去苦味，涼拌或做餛飩。查索之時意外發現，我在餐廳以為「樹頭菜」是對樹芽做菜的通稱原來是想當

然。雲南真有一種「樹頭菜」，又名「刺腦包」，形狀也和香椿相仿，因而有時被誤認為香椿，其實是珍稀的野菜。味微苦，洗淨後涼拌或與肉煲湯，據說極為鮮美且營養豐富。可惜此物保鮮太難，不耐長途物流，只能去雲南時再找來品嚐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魯迅被「帶貨」

不知道」。民國時期上海光華書局曾印行《高爾基文集》，為增加銷量，也是將這本並非魯迅所譯的文集亂登廣告，肆意署名「魯迅編」。

對於被「帶貨」，魯迅自擬過廣告以正視聽，也專門寫過文章和「啟事」予以揭露，更多時候只是通過書信向親友發發牢騷便作罷。今次網絡上雖充溢質疑茶飲店做法不當的聲音，但也有部分消費者認為，魯迅一向喜歡有想法的年輕人，他要是知道當代年輕人給他出「表情包」，用他的形象代言奶茶，或許有另一種想法。

今天不做功課

歡迎，該等家長認為子女就讀國際學校便毋須做功課，可以享受更多玩耍的樂趣。

我作為一位家長，對於以上一些以偏概全的想法，實在不能認同。以我就讀初中的兒子而言，他仍然欠缺自理和自制能力，倘若不經常提醒和督促，他便終日沉迷於手機遊戲的世界。因此，每天他放學回家，我便問他有什麼功課，讓他首先完成學校功課，然後才好上網玩遊戲。因應着每天的功課，亦可作為日後考試的準備。屆時溫習功課內容，便能達

到起碼的合格要求。我自問並非「怪獸家長」，但是學生的個人能力都有差異，倘若簡化而劃一地取消所有功課，對於一些需要以勤補拙的學生並不合適。

今天既是勞動節假期，就讓兒子休息不做功課，明天繼續努力！

文藝中年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勞作後的休憩

空曠的丘陵山脈形成疏密的反差，遠景處的石橋和村落則如實記錄下了十七世紀佛蘭德斯地區鄉間的自然風光。前景的幾對牧羊人或坐在草地上休憩、或在樹下打情罵俏，還有一位男子靠在樹上吹笛，顯然正在享受勞動後的閒暇時光。笛聲吸引了畫面正中的牧羊犬，它的身旁則是密密麻麻的綿羊群。這幅收藏於法國瓦朗謝納美術館的版本還有一幅「姊妹篇」懸掛在聖彼得堡艾爾米塔

什博物館，兩幅作品的風景構圖與人物布局幾乎完全一致，雙彩虹的位置和羊群數量略有差別。

「碟中畫」勃拉姆斯《降B大調六重奏》／《有彩虹的風景》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殺手機器人日記》

差點又因為《殺手機器人日記》這個平平無奇的名字而錯過了一本好書，其實這部由《異星危機》、《人工條件》、《緊急救援》、《撤離戰略》四部曲組成的系列科幻小說目前已經橫掃了三屆雨果獎、三屆軌跡獎、兩屆星雲獎等世界科幻大獎。

一部「殺手機器人」，機緣巧合之下破解了調控中樞，擁有了獨立的自我意識，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一般的科幻小說，可能會寫它引領同類向曾經「奴役」它們的人類報復，又或者知恩圖報，為拯救那個曾經向它流露過些許善意的人而獻出生命。《殺手機器人日記》則塑造了一個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最與眾不同又最有趣可愛的機器人角色，它在擁有自我意識之後，首先發現自己的「社恐」：與人交流能避免就避免，對任何形式的肢體接觸更是避之不及，而「社恐」的背後，是它非常人性化的愛好——追劇。它在自己的存儲器中

提前下載了巨量的電視劇集，一有空檔就跑到沒有人的小角落躲起來追劇，就怕被人找到分派新的工作；超級辛苦的工作結束之後，第一時間就想躲起來追劇，用追劇來給自己的心靈「回血」，像極了如今職場上一有空就「摸魚」的我們。再加上以「日記」的形式展現，這種體裁既方便以第一視角展開故事，也使作者在描寫機器人豐富的內心戲、精準犀利的吐槽時自然而流暢。

讀《三體》時，總是緊皺眉頭，在星辰大海之中為人類的命運而揪心不已；讀《殺手機器人日記》的過程，則是在嘻嘻哈哈之間與一個有趣的機器靈魂經歷了一段奇妙的旅程。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